

四书五经译注丛书

書

四

大学译注

中庸译注

金良年 撰

论语译注

經

金良年 撰

大学译注 中庸译注 论语译注

## 出版说明

为帮助现代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,我社曾积十年之功,邀请专家对儒家十三经分别作了深入浅出的注释和今译,汇为《十三经译注》。自刊行以来,《十三经译注》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。但也有部分读者略嫌十三经篇帙浩繁,难以卒读。今特从《十三经译注》中选出四书五经部分,合为一编,名为《四书五经译注》,希望能为儒家经典的读者提供一套可信的最基本的读本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二〇一〇年六月

## 目 录

出版说明·····	1
大学译注·····	1
中庸译注 ·····	19
论语译注 ·····	49

# 大学译注

金良年 撰



## 前 言

《大学》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。“记”是古代门徒弟子记载宗师述论的一种著作体裁，颇近于后世的课堂笔记，后来，把学者阐发本学派理论的著述也称为“记”。所谓“礼记”，就是孔门后学论述《礼经》的论著。西汉时的经学家戴德、戴圣曾先后对这些文章进行过整理，分别编有《大戴礼记》八十五篇、《小戴礼记》四十九篇。《大学》就出于其中的《小戴礼记》，东汉郑玄的《礼记目录》将其归入“通论”类。因为该篇的开头有“大学”二字，所以用作篇名。这种题篇名的方法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惯例，因此，一般认为它撰成于秦统一之前。

关于“大学”这个词的含义，前人大致有两种说法：一说它是“博学”之意（郑玄《目录》），认为这个“大”字犹如《易》“大有众”、“大有庆”之“大”；一说它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“大人之学”，朱熹说：“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；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，与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正心、修己治人之道”（《大学章句序》）。一般认为，“古无大学、小学对言之名，亦无公宫聚读之法”（任铭善《礼记目录后案》），朱熹之说恰，所以学界大多取前一说。

对《大学》的推崇,大致是从宋代开始的,据现存的书目记载,宋以前没有单独疏释《大学》的著作。当时的新儒家(理学)认为,这是孔门“初学入德之门”的著作,“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,独赖此篇之存,而《论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学者必由此而学焉,则庶乎其不差矣”(朱熹《章句》)。同时认为,收在《礼记》中的本子有错乱,遂将其重新析分编排为经一章、传十章,认为经是“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”;传是“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”,并补写了他们认为“佚失”的第五章。当时及后来试图重新编写《大学》的不止程朱一家,据清代毛奇龄在《大学证文》中所列,有近十家之多,而且都自称是恢复了《大学》“真古本”的面目。《四库提要》认为,这些改易“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,不可谓无裨于医疗,而亦不可谓即扁鹊、仓公之旧剂也”;只要“纲目分明,使学者易于致力”,“章句不易,使古经不至失真,各明一义,固可以并行不悖耳”(卷三十六),是比较中肯的。

金良年



大学之道<sup>①</sup>，在明明德<sup>②</sup>，在亲民<sup>③</sup>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<sup>④</sup>；致知在格物<sup>⑤</sup>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<sup>⑥</sup>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

**[注释]** ① 大学：大人之学。 ② 明德：指人生之初所秉赋于天的至善之德，亦即所谓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善性。 ③ 亲民：亲当作新。言既自明其德，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。 ④ 致其知：致，推极；知，识见。推极所知，使识见包涵广泛。 ⑤ 格物：格，探究。谓研究事物，探寻其本原。 ⑥ 本乱而未治者：修身为本，而家、国、天下为末。

**[译文]** 大学的宗旨，在于彰明内心的光明之德，在于使民众自新，在于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不动摇。知道了该达到的境界才能确定志向，志向确定了才能心意宁静，心意宁静才能随处而安，随

处而安才能虑事周详,虑事周详才能达到至善。每样东西都有本末,每件事情都有始终,知道了本末始终的先后次序,便接近宗旨了。古时候要把彰明内心的光明之德推及天下的人,先治理自己的国家;要治理自己的国家,先整顿自己的家族;要整顿自己的家族,先修饬自身;要修饬自身,先端正内心;要端正内心,先使意念真诚;要使意念真诚,先提高识见;提高识见的途径是探究事物的原理。探究了事理的原理才能使识见提高,识见提高了才能使意念真诚,意念真诚了才能使内心端正,内心端正了才能使自身修饬,自身修饬了才能使家族整顿,家族整顿了才能使国家治理,国家治理了才能使天下安定。从天子直到平民,所有人都应该把修饬自身作为根本。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,家族、国家、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。化力气的地方不见成效,而不化力气地方反而有成效,这样的事是没有的。

**[段意]** 《大学》本是汉人所编《礼记》中的一篇,属“通论”类。全篇讲述了如何通过修身明德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,其篇名按当时通行的命篇方式取篇首的“大学”二字为题。宋代理学家援引汉代的学制对“大学”的涵义作了新的解释,认为所谓的“大学”,是相对于“小学”而言的君子达道从政之学。这样,理学家们就把经过重新整理、解释的《大学》,作为了理学的基本经典。此章是开篇的第一章,按理学家的意见,此章属经,是曾子所述的孔子之言。它作为全篇的纲领,揭示了研修大学的三个要点,即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;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八个步骤,即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《康诰》<sup>①</sup>曰:“克明德。”<sup>②</sup>《大甲》曰:“顾天之明命。”<sup>③</sup>《帝典》曰:“克明峻德。”<sup>④</sup>皆自明也。

**[注释]** ①《康诰》:《周书》。 ②克:能。 ③人:读作泰。诰:

古是字。 ④ 峻：《尚书》作俊。峻，大。

**[译文]** 《康诰》说：“能彰明德行。”《太甲》说：“念念不忘上天赋予的德性。”《尧典》说：“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。”都是自己彰明内心的光明之德。

**[段意]** 按理学家的意见，从此章以下的十章都是传，是曾子对上一章“经”的发挥。此章主要阐述彰明德行的道理。文中所引的《康诰》、《太甲》、《尧典》，都是儒家所传五帝、三代的典籍，以此证明这一道理的渊源久远、传承有绪。

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①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”②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
**[注释]** ① 盘：沐浴之盘。铭，盘上的铭文。 ② 引自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

**[译文]** 商汤水盘上的箴铭说：“如能一日自新，就能日日自新，每日自新。”《康诰》说：“激励民众自新。”《诗》说：“姬周虽旧国，天命乃新受。”所以，君子在任何方面都尽可能自新。

**[段意]** 此章解释新民。所谓“新”，就是不断去除邪恶，以更新思想使之合乎大道的意思。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①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②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！”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於缉熙敬止！”③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侗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

子，终不可諠兮！”④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侗兮者，恂栗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《诗》云：“於戏，前王不忘！”⑤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**【注释】** ① 引自《诗·商颂·玄鸟》之篇。 ② 引自《诗·小雅·绵蛮》之篇。缙，通绵。缙蛮，鸟声。 ③ 引自《诗·文王》之篇。於，音乌。穆穆，深远之意。於，叹美辞。缉熙，光明。敬止，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。 ④ 引自《诗·卫风·淇澳》之篇。 ⑤ 乐，音洛。引自《诗·周颂·烈文》之篇。於戏，音呜呼，叹辞。

**【译文】** 《诗》说：“天子辖千里，民众居于此。”《诗》说：“鸣叫的黄鸟，停留在山麓。”孔子说：“鸟止息时，知道该停留的地方，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？”《诗》说：“德行深厚的文王啊！光明磊落，安于所处，无所不敬。”当国君的，要达到仁的境界；当臣子的，要达到敬的境界；当子女的，要达到孝的境界；当父母的，要达到慈的境界；与国人交往，要达到信的境界。《诗》说：“看那淇水弯曲的岸边，绿竹葱葱郁郁。有位文雅君子，如切磋过的象牙，像琢磨过的美玉。庄严而又刚毅，显赫而又坦荡。有位文雅君子啊，真是教人难忘。”如切磋过的象牙，指学问的研治；像琢磨过的美玉，指修养的功夫；庄严而又刚毅，指谨慎的态度；显赫而又坦荡，指威严的仪表；文雅君子使人难忘，指盛大的德行尽善尽美，民众不能忘怀。《诗》说：“啊！先王使人难忘。”君子推崇其遵行的贤德而继承他的业绩，小人享受其开创的安乐而得到他的恩泽，因此他们去世之后仍难以使人忘怀。

**【段意】** 此章解释止于至善。所谓“至善”，就是尽善尽美的意思。从文中的叙述来看，不同身分的“至善”是不一样的：“当国君的，要达到仁的境界；当臣子的，要达到敬的境界；当子女的，要达

到孝的境界；当父母的，要达到慈的境界；与国人交往，要达到信的境界。”如果做到了“至善”，即使“去世之后仍难使人忘怀”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<sup>①</sup>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

[注释] ① 这段话引自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[译文] 孔子说：“审理案件，我和别人一样，一定要使纠纷不发生。”要使没有实情的人不敢花言巧语，德行彰显到使民众从内心畏服，这就叫做知道了本原。

[段意] 此章是解释本末，所引孔子的话见于《论语·颜渊》篇。作者的意思是说，用德行来教化民众是“本”，其他的行政手段是“末”。

此谓知本。此谓知之至也。

[译文] 这就叫做事物的原理被探究，就叫做辨别能力达到了顶点。

[段意] 此章的原文只有“此谓知本。此谓知之至也”两句。宋代的理学家们认为，前一句是上一章的衍文，后一句之前则缺失了一段文字。按次序，此章应该是解释“格物致知”，朱熹就参考程颐的见解补了一段文字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提高识见的途径是探究事物的原理，是指要想提高自己的识见就应该接触事物而穷究它的原理。人心是那样的灵巧，无不具有辨识能力，

而天下的事物无不具有原理,仅因为没有去穷究它,所以辨识能力没能全部发挥出来。所以,大学首先传授的,就是必须使学习者接触天下的事物,对每事每物都根据已知的原理而进一步穷究,以求达到最高深的境界。等到功力用得久了,一旦豁然贯通,那么各种事物的里外巨细都能了解,自身的心智全部得以发挥而没有蔽塞。对于理学家的这一做法,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,至少擅自补写“传”就不合解“经”的常例。但关键并不在此,理学家借此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观点,即所谓“即物而穷其理(接触事物而穷究它的原理)”,并将它作为全篇理论发挥的基点。而后来学者亦通过对它的不同见解来表达自己的认识论、方法论的观点,于是“格物致知”成了宋元明清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,而对于这个范畴的不同解释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其实,从《大学》本身的文义来考察,所谓的“格物”不过是衡量事物的本末先后的意思。

所谓诚其意者,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<sup>①</sup>!小人闲居为不善,无所不至,见君子而后厌然<sup>②</sup>,掩其不善,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,如见其肺肝然,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,形于外,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:“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,其严乎!”富润屋,德润身,心广体胖<sup>③</sup>,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**[注释]** ①“如恶”至“自谦”:谦,读为慊,快,足。毋,禁止之辞。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,则当实用其力,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,好善则如好好色,皆务决去,而求必得之,以自快足于己,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。然其实与不实,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者,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。 ②厌然:消沮闭藏之貌。 ③胖:音 pán,安舒。

**[译文]** 使意念真诚,是指不要自欺。如同厌恶臭味,如同喜

好女色，这就叫做自我满足，所以君子必定谨慎自己的独处。小人在独自一人时做不好的事情，无所不为，遇见君子就躲躲藏藏，把坏处掩盖起来而标榜自己的好处。可是在他人看来，却如同见到他肝肺那样清楚，那么，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！这是说，内心的真实意念会显露在外表，所以君子必定谨慎自己的独处。曾子说：“好多眼睛看着，好多手指着，这是多么严厉啊！”有钱能装饰房屋，有德能增饰自身，心胸宽广则体魄舒泰，所以君子必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。

**[段意]** 此章是解释诚意。要做到诚意、不自欺，难在“慎独（谨慎自己的独处）”。朱熹说：“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，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，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（缺少）”，这乃是真诚身心的根本，“在初学者尤为当务之急，读者不可以其近（浅近）而忽（忽视）之也。”（《章句》）
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：身有所忿懣<sup>①</sup>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

**[注释]** ① 懣，音 zhì，怒。

**[译文]** 修饬自身的途径是端正内心，是指自身有所愤恨，内心就不能端正；有所恐惧，内心就不能端正；有所喜乐，内心就不能端正；有所忧虑，内心就不能端正。心不在焉，就会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吃东西不知道滋味。这是说，修饬自身的途径是端正内心。

**[段意]** 此章释正心修身。其意思是说，要使内心端正，必须摒弃愤恨、恐惧、喜乐、忧虑之类情欲。朱熹说：“盖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，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（审察），则欲动情胜，而其用

之所行(把它们用到行动上),或不能不失其正也。”(《章句》)

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: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<sup>①</sup>,之其所贱恶而辟焉,之其所畏敬而辟焉,之其所哀矜而辟焉,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,恶而知其美者,天下鲜矣!故谚有之曰:“人莫知其子之恶,莫知其苗之硕。”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。

**【注释】** ① 辟:读为僻,犹偏。

**【译文】** 整顿家族的途径是修饬自身,是指人们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会有所偏颇,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会有所偏颇,对于自己所敬畏的人会有所偏颇,对于自己所怜悯的人会有所偏颇,对于自己所轻视的人会有所偏颇。所以,喜爱一个人而能知道他的缺点,厌恶一个人而能知道他的优点,世间少有。因此有句俗话说:“人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缺点,不知道自己禾苗的肥壮。”这是说,自身不修饬就不能整顿自己的家族。

**【段意】** 此章释修身齐家。其要点是不能有所偏袒。在大学从格物到平天下的八个步骤中,这是由内转向外的关键一环。在此以前,修饬的中心主要是自身,从这一点开始,修饬的重点转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其次序仍然是逐步外推的:首先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家族,然后才是国家、天下。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,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,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:孝者,所以事君也;弟者,所以事长也;慈者,所以使众也。《康诰》曰“如保赤子”,心诚求之<sup>①</sup>,虽不中,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!一家仁,一国兴仁;一家让,一国兴让;一人贪戾,一国作



乱；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僨事<sup>②</sup>，一人定国。尧、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、纣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；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《诗》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<sup>③</sup>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云：“宜兄宜弟。”<sup>④</sup>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<sup>⑤</sup>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

**[注释]** ① 心诚求之：言爱此赤子，内心精诚求赤子之嗜欲。  
② 僨：音 fèn，覆败。 ③ 引自《诗·周南·桃夭》之篇。夭夭，少好貌。蓁蓁，美盛貌。 ④ 引自《诗·小雅·蓼萧》之篇。 ⑤ 引自《诗·曹风·鸛鸣》之篇。

**[译文]** 治理国家必须先整顿自己的家族，是指自己的家人都不能管教却能管教他人，是没有的事。所以君子不超出家族的范围而能在国中成就教化。孝，是用来侍奉君主的；悌，是用来侍奉尊长的；慈，是用来遣使民众的。《康诰》说：“如同爱护婴儿那样。”内心真诚地去追求，即使不能做到也相差不远了。没有学会了养育孩子之后才出嫁的。君主的家族仁爱，整个国家就盛行仁爱；君主的家族礼让，整个国家就盛行礼让；君主一个人贪暴，整个国家就发生动乱；事情的关键就是这样。这是说，君主一句话就能败坏事情，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。尧、舜用仁爱来统御天下，民众随之仁爱；桀、纣用贪暴来统御天下，民众随之贪暴。如果他们的命令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东西，民众就不听从了。因此，君子自己具备的，才能去要求他人；自己不沾染的，才能禁止他人。自己的内心不以仁爱待人，却能教育好他人，是从来没有的。所以，治理国家的途径是整顿自己的家族。《诗》说：“桃树如此娇